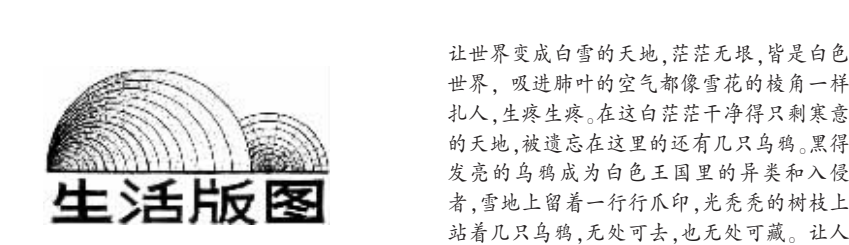


逝去的韵味

周末,历来不愿意出门凑热闹的我,忽发奇想,要去南城看看久违的天桥、大栅栏。那是我儿时记忆中最热闹、最好玩、印象也最深的去处。然而,当我兴致勃勃走过北纬路,到了我曾经那么熟悉的天桥时,竟然找不到入口了!我试着穿过了新建高楼的缝隙,才发觉里面除了新楼还是新楼,旧时建筑已经荡然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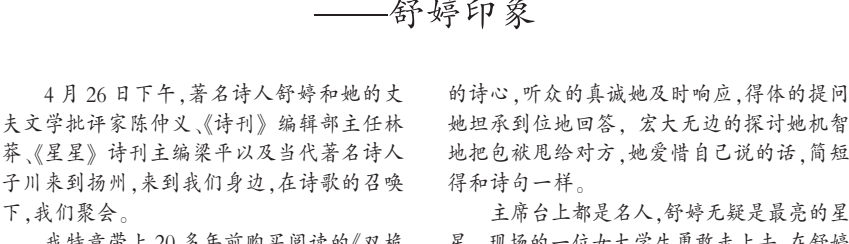


“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这样的诗句,今天读来是很怀旧的了。大概城里长大的人,多年已没见过这番情形:太阳西斜,落进苍虬大树的剪影中,而坠的太阳像是被那些枪刺般的老树枝划伤,西天霞霓染,霞光召来归鸦,黑压压的一片翅膀,驮着暮色,在一片哇哇的乌鸦叫声中,鸦翅连成一片,让城市罩上了夜的长纱巾。那是南方叫成都的一座古城给我的童年留下的背景,读戴克家先生的诗后,才知道这在北方也是老城的风情。夕阳归鸦,让每个离去的一天,都变得情绵绵,意长长,思悠悠了。

只是后来,鸦群渐渐消失,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暮色不再由鸦群驮来,而是从下班高峰滚滚车流的尾气中升起来,弥漫于大街,淹没了楼群,抹去了夕照和星光。城市是越来越大了,小平房长成了高楼,小胡同长成了马路,而那些苍苍莽莽的树林却被水泥块挤得一天天地消失了,缩小成窗上的小盆景和墙上的装饰画。乌鸦哪里去了?

记得到乡下插队的时候,发现那些乌鸦也好像从城里到乡下来了。不,是它们先于我们迁到了乡下。乡下人不喜欢这些又黑又丑的家伙,说它们不吉利。乌鸦似乎在哪里都不招人喜欢,外国的书上把它们和老巫婆放到一起。长得黑又叫得难听,没有个让人说好的地方。春天下种的时候,乌鸦就围着人打转转,坑沟里走来走去,把人们刚丢进土里的种子刨出来。不能看着它们让一年的希望成了荒草,但又懒得去轰这些黑巫婆,它们起飞时会愤怒地叫,哇哇哇,让田野罩上坟窖的晦气。

据说乌鸦也是消灭害虫的能手,是的,想到那张大嘴和那无处不在的勇气,小虫子们是经不住乌鸦们的饕餮。乌鸦也有让人可怜的时候,当人自己变得可怜自己。漫天风雪,



4月26日下午,著名诗人舒婷和她的丈夫文学批评家陈仲义、《诗刊》编辑部主任林莽、《星星》诗刊主编梁平以及当代著名诗人于川来 to 扬州,来到我们身边,在诗歌的召唤下,我们聚会。

我特意带上20多年前购买阅读的《双桅船》,还有我的孩子,母女二人专程赴这场一辈子可能只一次的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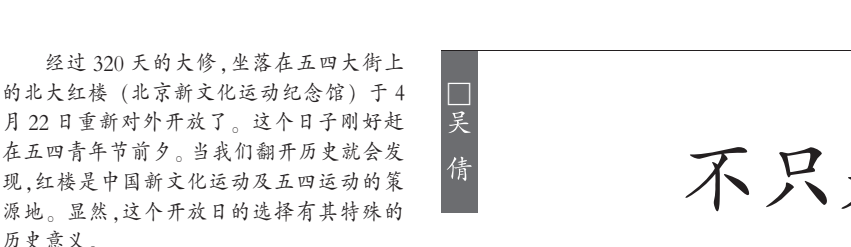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是追过星的,舒婷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耳熟能详的诗歌,至今记忆如新。“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致橡树》)“我是你河边上的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女神峰》)“……不怕天涯海角/已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双桅船》)……舒婷对文字的感悟能力和她对时代心态的敏锐捕捉,让她在朦胧诗崛起的第一代成为代表人物,成为中国诗界一个不可绕过的符号。写诗是一种本能,做诗人是一种机遇,论创作量,舒婷不高,走来走去,人们还是把她叫做诗人,这是那个风云年代给予她的恩宠和厚待。我们在舒婷低音区式的朦胧诗里感受真善美,了解个人和时代永远无法分离。

所以,尽管过了写诗的年龄,尽管少有写诗的心境,我还是带着一颗诚挚的心拜会舒婷。等待是漫长的,原定于两点的见面会会因为一些环节三点才开始。舒婷终于来了。一袭绛色无袖红裙,配以白色丝质披肩,端庄、内敛、优雅,丝毫看不出已经是58岁的人。她有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还不喜欢“发言”,这一次,被美丽的扬州深深打动,破例开口,我们就有了聆听的缘分。听她用缓慢、低沉的语调说扬州的好,说这两天在扬州真的很幸福,没有说自己 and 诗,很简短,就把话头恰到好处地转给别人。而在圈内,舒婷的幽默、酒量几乎与她的诗齐名。她与媒体保持距离,公众场合说的少而又少。真水无香,片言只语,还是能感受她的淡定从容,还有她面对公众恰到好处分寸把握,一切让人很舒服。时刻感受她



的过街天桥,一折一返,足以令人兴趣索然。“修复”的前门大街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除了票价不菲、却怎么看都不那么对劲的“铛铛车”),确实成为步行街了,但大街两侧的店铺却极少开张,给人的感觉不是繁华而是凋零。特别是那些过去连通大街、颇具特色的胡同口,竟然都被画的假门面遮挡起来,并有保安把守,显得越发令人不快。街上的行人三三两两,大多是外地游客,不时以那些空空如也的店铺作背景,拍着照片,想来还会傻傻地保存着作为纪念。殊不知,那与昔日的前门大街并不相干。

走到大栅栏,最想看的已经不是里面的店铺和人流,而是它对面昔日繁华毫不逊色的鲜鱼口。然而,那里依然被画出来的假门面遮挡着,连路口都没有了,更不必说那幽深的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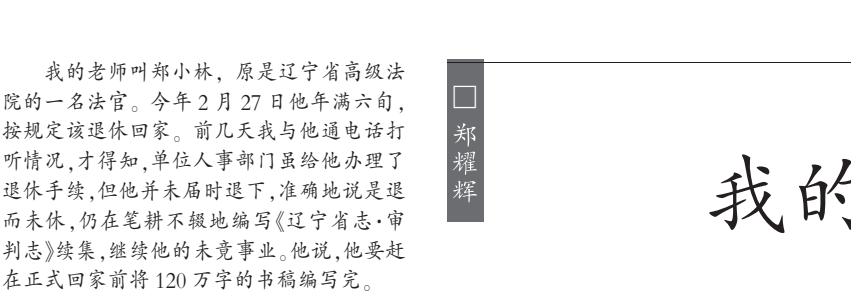


经过320天的大修,坐落在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于4月22日重新对外开放了。这个日子刚好赶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当我们翻开历史就会发现,红楼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显然,这个开放日的选择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

红楼于1918年建成,是北大旧址的一部分。从这座红色建筑里走出的人,许多是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从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包,开创了北大新学风的蔡元培,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包括日后改变中国命运,把革命引向胜利的伟人毛泽东,都曾出入过这座红楼。我想,北大是著名的大学堂,若在古代,它应该被称为某某书院吧。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其实从不缺少著名的书院。如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和应天书院,都曾吸引过一大批文豪墨客,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但是,没有哪



买车、验车、上牌照、加油都得排队,最后把车开上了大街还要排队:每天开车从家门口排队堵到公司门口。



我的老师叫郑小林,原是辽宁省高级法院的一名法官。今年2月27日他年满六旬,按规定该退休回家。前几天我与他通电话打听情况,才得知,单位人事部门虽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并未届时退下,准确地说

是退而未休,仍在笔耕不辍地编写《辽宁省志·审判志》续集,继续他的未竟事业。他说,他要赶在正式回家前将120万字的书稿编写完。

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尽职尽责、爱岗敬业。据我所知,老师工作了几十年,两袖清风,退休时,自己能带走的就是腋下可夹的几本书。而留给单位的,却是倾注他大量心血的几百万字的出版物和上百本弥足珍贵的文字资料。除此之外,还有镶嵌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东大厅那幅高5.5米,长15.5米的铜制浮雕壁画,上面有用行、草、隶、篆4种字体书写的20个“法”字。这些字或选自古代著名的铭文典籍,或出自古往今来书法大家、历史名人手笔。而其整理、归纳、编撰集成者就是我的老师郑小林。这幅足尺足寸了多半面墙的巨制,是那个醒目,令所有来访者叹为观止,令法官们引以为荣。这是他留给单位的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也堪称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我与郑小林相识于40年前的抚顺西露天矿文艺宣传队。那时,他刚满20,是老师;我年方15,是学生。按理说,文艺队本来是生产快乐的地方,整天蹦蹦啊唱的,可他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深夜里,当别人都已沉睡,惟有他醒着。我几乎每次起夜都能见到他在灯光下,或画画,或写作。在他的这种精神感染激励下,我也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由于都姓郑,又有着共同的追求与志向,我俩的关系自然要

比别人更近一些,甚至超出了师生、情同手足。40

资讯快递

电视剧《风起第一关》 山海关开机

本报讯(记者王贵元 通讯员朱润胜)以明末清初发生在山海关的甲申石河大战为题材的30集大型电视连续剧《风起第一关》,5月8日在秦皇岛市山海关龙头景区开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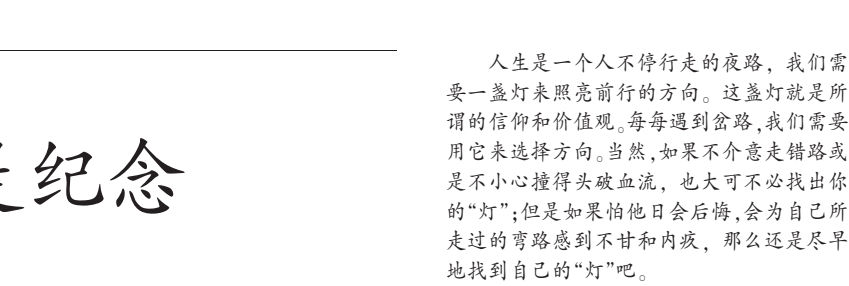
据了解,甲申石河大战与大明、大顺、大清三个王朝的兴衰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风起第一关》是一部带有虚构色彩的历史正剧,以甲申石河大战为背景,从山海关地方士绅为主人公,从平民的视角展现了发生在山海关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该剧导演为李文文,曾拍摄过《赵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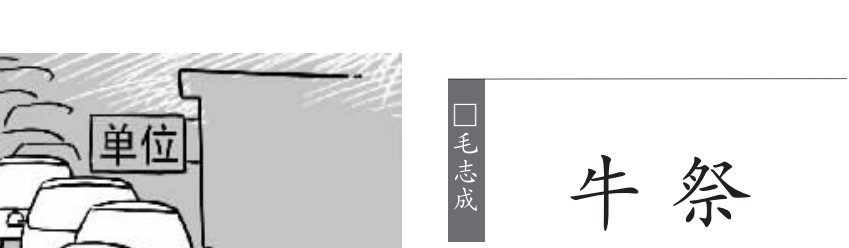
从天桥到前门大街,我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失去了什么呢?不仅是某些熟悉的建筑和昔日的人气,更是一种曾经魂牵梦绕的韵味。

每一座有底蕴的城市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使它区别于其他城市。天桥与前门大街,都是老北京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符号。它们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非人为制造的,包括它的格局、它的建筑、它的韵味,都展示着历史发展的痕迹,保留着某种信息。现在,天桥没有了,前门大街改造了,看上去翻新了,统一了,但却割断了历史文化的脉络,除了新建的仿古店铺,它与其他的新商业街区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有,就是那封闭的路口截断了人流、车流,往日的熙熙攘攘、喧嚣热闹不见了,甚至不如新的商业街区。

从北京的天桥和前门大街,想到了许多



说到改造世界,就很有必要看一看毛泽东在红楼留下的印记:毛泽东1918年秋天来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各类中外文报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他还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终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不难看出,他是在红楼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走出了开天辟地的一条大路。由此可见,尽早地树立人生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一件多么紧迫和重要的事,它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甚至可能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的方向。



20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虎悼》,介绍了那时的事,上世纪50年代前夕,生活在亚洲的虎有6万只,4万在印度,2万在中国。那时,全世界的虎至少有9个亚种。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亚洲的虎总量最多才剩下万只左右,而中国则不足千只。世界上虎的9个亚种,至少灭绝5种以上!不过,那时我写《虎悼》,主要的意思是指控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导致的生态恶化,没有谈及虎的品种之类。

而今天我写《牛祭》,就不得不涉及牛的美好品格了。古代,有不少国家曾将牛奉为圣物(如印度、中国)。而今天,具体到中国,我们眼中的牛连所具有的耕田之功也越来越少,它们的主要价值也只是食用价值了。

中国古代,在商周以前,耕田的犁只是木犁。那时,铁器还没有出现或很少,主要的金属器具是铜器。由于铜产量少,且又质软,故而大多用之于制作乐器、祭器,尚未用于制作农具,致使生产力落后。后来由于铁的产量日多,铁犁代替了木犁。而人耕也就进步为牛耕。生产力的提高,牛的功劳很大。一时间,牛便成了圣物。我们从古籍中可以看到,不少有较高级别的人连名字也多用“牛”字。

除了孔子有个学生名叫冉伯牛之外,还可以见到牛子耕、司马牛等等。可见那时的牛,特别是它的“牛精神”(即任劳任怨精神),曾是大多数人的崇敬对象。后来连文学家给星球定名,还定了一个牵牛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他有突破陈迷信、否定有神论的谈话中,还曾开玩笑说:天上的神只有一个

是劳动人民的神,这就是牛郎。牛做为一种美好精神或美好品德的象征,在我们中国源远流长。鲁迅在文章中就曾以牛自喻,写下了“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等语。

后来,人们又将“老黄牛精神”视为共产主义精神的代名词。

虽然牛在自由自在做野牛的时候是幸福的,后来被驯成家畜是可怜的,但细想起来也值得,因为它毕竟享有了精神世界中的褒誉。物种之中有资格做为人类精神偶像的,牛居其一。至于龙、凤、虎,有的虚奢,有的性凶。

牛的美好形象被大大提赏,越来越报誉,虽然古也有之,但以今日为甚。古成语中有“对牛弹琴”、“蠢象如牛”之类,这无非只是一种可信不可信的比喻。到了现代,当代,随着科技腾飞和人文品位的

提高,人们又将对牛图腾的崇拜,升华为一种信仰和人文品位的象征。牛,心里常常是美滋滋的,近于获了奖。而今天,若是说谁“你真是老黄牛”,他很可能认为是在骂他“笨蛋”。

不过也可能有例外,比方说有谁用黄金铸成一个金牛送给对方,并伴之以这样的话:“希望你发扬老黄牛精神”,对方一定捧着金牛回答说:“谢谢,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夸奖。”遗憾的是,这金牛是物质,没有精神!

“韩愈祖籍昌黎”再添新证

本报讯(记者王贵元 通讯员朱润胜 钱欣)韩氏列祖之墓碑,日前重见天日。这给被誉为“百代文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祖籍为河北昌黎的观点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

据韩愈的三十九代孙、昌黎县范佃庄镇韩营村会计韩英利介绍,此碑曾立在韩氏家族墓中心位置,但“文革”中被毁坏,后被当作石料砌筑于韩营村东南的小石桥内。目前碑身虽已被砸裂成数块,但经冲洗拼接后,碑身正面和背面的碑文依然清晰可辨。

牛祭

毛志成

那时的事,上世纪50年代前夕,生活在亚洲的虎有6万只,4万在印度,2万在中国。那时,全世界的虎至少有9个亚种。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亚洲的虎总量最多才剩下万只左右,而中国则不足千只。世界上虎的9个亚种,至少灭绝5种以上!不过,那时我写《虎悼》,主要的意思是指控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导致的生态恶化,没有谈及虎的品种之类。

而今天我写《牛祭》,就不得不涉及牛的美好品格了。古代,有不少国家曾将牛奉为圣物(如印度、中国)。而今天,具体到中国,我们眼中的牛连所具有的耕田之功也越来越少,它们的主要价值也只是食用价值了。

中国古代,在商周以前,耕田的犁只是木犁。那时,铁器还没有出现或很少,主要的金属器具是铜器。由于铜产量少,且又质软,故而大多用之于制作乐器、祭器,尚未用于制作农具,致使生产力落后。后来由于铁的产量日多,铁犁代替了木犁。而人耕也就进步为牛耕。生产力的提高,牛的功劳很大。一时间,牛便成了圣物。我们从古籍中可以看到,不少有较高级别的人连名字也多用“牛”字。

除了孔子有个学生名叫冉伯牛之外,还可以见到牛子耕、司马牛等等。可见那时的牛,特别是它的“牛精神”(即任劳任怨精神),曾是大多数人的崇敬对象。后来连文学家给星球定名,还定了一个牵牛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他有突破陈迷信、否定有神论的谈话中,还曾开玩笑说:天上的神只有一个

是劳动人民的神,这就是牛郎。牛做为一种美好精神或美好品德的象征,在我们中国源远流长。鲁迅在文章中就曾以牛自喻,写下了“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等语。

后来,人们又将“老黄牛精神”视为共产主义精神的代名词。

虽然牛在自由自在做野牛的时候是幸福的,后来被驯成家畜是可怜的,但细想起来也值得,因为它毕竟享有了精神世界中的褒誉。物种之中有资格做为人类精神偶像的,牛居其一。至于龙、凤、虎,有的虚奢,有的性凶。

牛的美好形象被大大提赏,越来越报誉,虽然古也有之,但以今日为甚。古成语中有“对牛弹琴”、“蠢象如牛”之类,这无非只是一种可信不可信的比喻。到了现代,当代,随着科技腾飞和人文品位的

提高,人们又将对牛图腾的崇拜,升华为一种信仰和人文品位的象征。牛,心里常常是美滋滋的,近于获了奖。而今天,若是说谁“你真是老黄牛”,他很可能认为是在骂他“笨蛋”。

不过也可能有例外,比方说有谁用黄金铸成一个金牛送给对方,并伴之以这样的话:“希望你发扬老黄牛精神”,对方一定捧着金牛回答说:“谢谢,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夸奖。”遗憾的是,这金牛是物质,没有精神!

此碑正面记载了立碑时间、墓主、立碑人,背面详细记载了韩愈后裔三十一代至三十五代名录,其中包括现存的清朝嘉庆、光绪年间修订的《昌黎县韩氏家谱》中缺失或未被录入的大量名录。

几年前在韩营村发现的《昌黎县韩氏家谱》序言中记载:“庆历四年,公以疾免吏部侍郎,归居河南,俾其孙馆守昌黎祖墓。”从中可知,韩愈晚年派他的孙子韩馆回到河北昌黎来祭扫祖墓,这也证明韩愈认定其祖籍在河北昌黎。